

《红楼梦》中的“深”“浅”隐喻研究

袁嘉晨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摘要

本文以《红楼梦》为语料, 整理出“深”169条、“浅”25条有效语料, 结合隐喻理论, 系统考察二者从空间原型义向抽象域的投射路径, 并分析其文学叙事功能。研究发现, “深”“浅”以容器意象图式为基础, 向时间、浓度、社会关系、程度等域拓展隐喻义, 其分布与用法既体现了汉语空间隐喻的普遍认知规律, 也呈现出近代汉语的阶段性特征。在叙事层面, “深”“浅”隐喻承担着氛围营造、阶层批判、人物塑造与主旨暗示多重功能, 是语言机制与文学表达的有机结合。本研究对《红楼梦》空间隐喻本体研究进行补充, 拓展汉语隐喻研究视角, 也为古典文本阐释、词汇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空间维度词, 认知隐喻, “深”“浅”, 《红楼梦》

A Study on the Metaphors of “Shen” (Deep) and “Qian” (Shallow)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achen Yu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Abstract

Taki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research corpus, this paper sorts out 169 valid tokens of “shen” and 25 valid tokens of “qian”. Grounded i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apping paths of the two words from their prototypical spatial meanings to abstract semantic domains, and analyzes their literary narrative func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based on the container image schema, “shen” and “qian” extend their metaphorical meanings to domains of time,

density, social relations and degree. Their distribution and usage not only reflect the universal cognitive laws of Chinese spatial metaphors, but also present the phrasal linguistic featur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At the narrative level, the “shen”-“qian” metaphors perform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class criticism,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theme implication, forming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inguistic mechanism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This study supplements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n spatial metapho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roadens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Chinese metaphor stud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classical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vocabulary teaching.

Keywords

Spatial Dimensional Words, Cognitive Metaphor, “Shen” and “Qia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空间认知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而空间维度词的隐喻投射是语言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化，这一观点已得到认知语言学界的普遍印证[1]。从认知诗学的视角来说，文学作品根植于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认知活动与生活经验，研究文学语言就是研究人类的认知[2]。《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拥有深刻的主题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全球范围内广受赞誉的文学瑰宝[3]。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红楼梦》也成为了语言学研究重要的近代语料来源，但其中有关空间描述词隐喻的研究较少。

“深”与“浅”作为空间描述词，常用于指示物体由表面至内部或外部至底部的距离度量，例如描述水的深浅、洞穴的深度或色彩的浓淡。进一步地，这两个词汇能从空间范畴延伸至时间、程度等其他维度，构建起丰富的隐喻含义。本文借助绍兴大学《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人工检索并去除人名、地名等无效词例，共得到“深”169条，“浅”25条，通过统计义项分布的频次与范围，结合具体语料展开分析对《红楼梦》中“深”“浅”语义系统与叙事功能展开分析。

2. 理论框架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与 Johnson 深刻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隐喻超越了单纯的语言修辞范畴，它实际上是构成人类认知框架的核心要素，广泛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言语、思维活动及行为习惯之中[4]。他们着重指出，人类用以思考和行动的基本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通过隐喻这一机制来构建和塑造的。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为隐喻研究领域带来了全新视角，其中方位隐喻作为关键分支，深入阐释了空间关系如何被巧妙地映射至情感、时间等非空间的概念领域。

在空间维度词的空间义研究中，任永军(2000)最早详细解析了“深”“浅”的空间原型义，明确其属于垂直维度范畴，具有“非实体性、可容纳性、非易达性”的语义特征[5]。在空间维度词的隐喻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隐喻义分析、目标域划分等共时研究。张志军等(2009)[6]、刘晓宇等(2020)[7]基于跨语言对比视角，分别从俄汉、英汉对比揭示了空间隐喻的共性与文化差异，但缺乏对汉语文学语料的语义拆解与语境分析；朱莉华(2016)[8]、石慧敏(2016)[9]等以现代汉语通用语或历时演变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深”的多义系统与双音复合词“深浅”的历时演变，但对近代汉语经典文本聚焦较少；在《红楼梦》相关研究中，王金安等(2021)[10]仅聚焦“深”且以翻译研究为目的，探讨空间隐喻的英译策

略，对汉语本体隐喻视角的拓展不足。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首先探讨“深”“浅”的基本义，再分析《红楼梦》中“深”“浅”隐喻包含的目标域及其隐喻义在文学叙事中的功能，聚焦近代汉语经典文本，立足汉语本体语义，为跨语言对比提供汉语内部的实证支撑。

3. “深”“浅”的基本义

从古籍解释的视角来看，“深”与“浅”是两个各自独立且意义相对的量度形容词。从词源来看，《说文解字》中，“深”被归为水部，“深，深水”。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深”作为河流名称的本义消退，跟水相关的“水深”意义逐渐成为了该字的核心或原型义。与“深”相对，《说文解字》对“浅”的解释为：“浅，不深也。”

因此，“深”“浅”的空间义是从表面至底部或外部至内部的距离。在《红楼梦》中有5条语料，如“花木深处”、“雪深了”、“深沟大壑”、“茂林深竹”等。“浅”表示从表面到底部或从外部到内部的距离较小，由于其与“深”在词义使用上的不对称性，其出现频率相对较低，在所提供的语料中仅有1例与“深”形成对比，即“衰草闲花映浅池”。

另外，“深”“浅”还具有垂直维度或水平维度的度量义，表示从表面到底的距离。“深”共计6条语料，如“四五尺深”、“深有万丈”、“深五分”等。但同样由于词义不对称，“浅”极少被用于度量，仅有3条语料，如“魔还入得浅”。

总体来看，对于空间维度词“深”“浅”而言，“深”以“水深”为核心原型义，“浅”作为其否定对应项，二者语义扩展均以空间义为起点，其他诸如时间域、程度域等隐喻都是由此映射而出的。

4. “深”“浅”的隐喻义与叙事功能

本部分旨在分析“深”“浅”在不同语境下如何延伸出隐喻意义，包括时间、浓度、程度等多个方面。各类隐喻不仅承担语义功能，更深度参与文本的叙事建构。

4.1. 时间域

从人类认知世界的顺序来看，空间认知通常先于时间认知，因为空间直观且具体，而时间作为物质存在的形式则相对抽象，不易掌握。因此，具有空间含义的形容词往往能自然地延伸至表达时间概念，但反之则不成立。据此，“深”与“浅”这类空间形容词能够用来衡量时间，如“夜深”、“年深”，表示从起始点至今的时间跨度长，在这段持续的时间内，时间的流逝过程与源域中从浅入深、直至触底的进程高度相似，这与张志军(2009)认为的夜晚“非易视性”观点一致[6]。

“深”在此处共计18条，可分为两类：一是描述单日时间的“夜深”，共14条，如例句(1)；二是长时段的“年深”，共4条。而“浅”只有2条，均为“日子浅”，如例句(2)，这印证了朱莉华(2016)隐喻机制下“深”的跨域映射的观点。

(1) “罢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迟。”(第三回)

(2) “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的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第六十五回)

从叙事功能来看，时间域的“深”“浅”不仅承担时间交代功能，更兼具氛围烘托与心理暗示作用。“夜深”常出现在人物密谈、独处感伤、夜间行动的场景中，以“深”的空间幽暗感映射夜晚的静谧与私密，为情节发展铺垫沉郁或紧张的氛围；而“日子浅”则多用于人物对关系亲疏的评判，以时间长度的“浅”暗示情感联结的薄弱，为后续人物关系的发展埋下伏笔。

4.2. 浓度域

王红娟(2006)讨论了“深”空间域向颜色域的投射[11],但“深”与“浅”均适用于描述颜色或气味的浓度,它们作为构词语素频繁出现且搭配能力强,因此我们将此归为浓度域。在浓度这一维度上,人们通常将白色或无味视为无标记的基准特征,作为其他颜色或气味的参照。对于颜色或香味深浅的判定,依据两个参照标准:一是以白色和无味作为无标记的起点,其他颜色与之相比,颜色越深则视觉显著性越强;二是在特定的浓度评价体系内,以广泛接受的标准为基准,颜色明暗或气味浓淡与这一标准的偏离程度越大,则被认为越深,反之则越浅。

在《红楼梦》中,“深”“浅”在浓度域的隐喻各有3条,覆盖嗅觉与视觉两类感官。嗅觉层面多用于形容香气的浓郁程度,如例句(3)中的“香深”,形容菱藕香气醇厚绵长。视觉层面多用于形容颜色的浓淡,如例句(4)中的“浅碧”,展现了柳叶的清新秀丽。

(3)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泻竹桥。”(第三十八回)

(4) “因见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第五十九回)

浓度域的“深”“浅”主要服务于景物描写与意境营造。一方面以精准的色彩、气味描写构建画面感,增强文本的具象性与感染力;另一方面,色彩的深浅明暗常与人物心境形成呼应,如初春的“浅碧”对应大观园的明快氛围,而“秋容浅淡映重门”中深秋色调则映衬了人物的复杂情绪,实现景与情的同构。

4.3. 社会关系域

在汉语中,“深”与“浅”这一对概念从源始的空间域向其他目标域的映射,根植于“深”的“难以直接观察”与“难以轻易抵达”。在传统观念中,院落自外向内的深度往往被视作主人权势与财富的象征,深度越大,则意味着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丰厚。这种深度不仅引人窥视与探索,还赋予了其一种神秘而富有魅力的气质。相较于“高”,“深”在人们的认知经验中,往往与更为隐秘、令人向往的事物相联系,因为深处往往藏着人们渴望获得或了解的东西。

“深”“浅”在此隐喻域分别有8条和3条语料,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宅院深度映射家族地位,如例句(5)中的“深宅大院”,指代贾府这类豪门贵族的居所,屋宇繁多、庭院幽深广阔,是高贵社会地位的象征;与之相对的是例句(6)中的“矮墙浅屋”,代指普通平民的简陋居所,对应低下的社会阶层。二是以根基深浅映射家世背景,如例句(7)中的“根基浅薄”,有“失权者”、“地位等级低下”的意义内涵。

(5) “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第六十一回)

(6) “矮墙浅屋的,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么?”(第八十三回)

(7) “争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第三十五回)

张志军(2009)指出“深”具有社会地位隐喻义[6],而结合《红楼梦》文本语境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一隐喻深度参与了作品的阶层批判主题。奴仆视角下的深宅大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阻隔,更是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空间的“深”本质上是权力的封闭与等级的森严。这种映射不仅体现了语言与认知的紧密联系,也展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空间、权力、财富及神秘感的独特理解和表达。

4.4. 程度域

程度域是“深”“浅”隐喻投射最广泛、用例最多的目标域,其核心是将空间的纵深程度映射为事物

属性的强度水平。根据修饰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状态显现程度、情感体验程度、内容难易程度。

4.4.1. 状态显现程度

它展现了一个由表层逐渐深入的过程,随着深化程度的加剧,事物的特性愈发显著,此时形容词的作用相当于程度副词,如“很”或“非常”,用以强调特征的强度。在此处,作为状态显现程度的“深”所内隐的作用可以分为动态与静态,这印证了王金安等(2021)认为“深”表示动作幅度的观点[10]。

其中动态类共 14 条,多修饰动作行为,如例句(8)中的“深阻”,意为极力劝阻;例句(9)中的“深负”,意为严重辜负。静态类共 16 条,多修饰抽象状态,如例句(10)中的“秋气深”,形容秋意浓重;例句(11)中的“受恩深处”,形容受恩惠的程度深。

(8) “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深阻,万不可另寻地方。”(第十六回)

(9) “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第五回)

(10)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中。”(第八十七回)

(11) “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第六回)

王红娟(2006)曾总结“深”的程度义是其隐喻拓展的重要方向[11],而《红楼梦》中的用例显示,近代汉语阶段“深”作状语修饰动词的用法已十分成熟,搭配覆盖劝阻、辜负、管理、谈论等多个语义场,可为“深”的副词化历时演变提供丰富的近代语料证据。

从叙事功能来看,状态类的“深”能够强化语义强度,凸显情节的严重性与情感的浓度。动态类的“深”多出现于人物的商议、嘱托与评判中,能够体现说话人的恳切态度与立场;静态类的“深”则多用于环境渲染与哲理总结,常出现于判词、回目与总结性语句中,如例句(11),凝练概括了人情世故。

4.4.2. 情感体验程度

张志军等(2009) [6]、刘晓宇等(2020) [7]和王金安等(2021) [10]均强调“深”“浅”隐喻中人体的容器特征,认为人的内心被视作一个封闭的空间,具备“容纳性”,能够承载各种情感作为其内容。当某种情绪被体验、被感知时,它便深入到了个体内心世界的更深层。《红楼梦》中明显表达情感类的“深”共 48 条,其中表正面情感的语料共计有 23 条,如例句(12~13)中的“深爱”和“深赞”;表负面情感的“深”有 25 条,如例句(14)中的“深恐”和例句(15~16)中的“深恶”。“浅”表示情感深度的语料则较少,共计 3 条,多形容缘分、交情的淡薄,如“关系非浅”、“尘缘虽浅”、“抱负不浅”。

(12) “贾母深爱那作小旦的与一个作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第二十二回)

(13) “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第十六回)

(14)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深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第六十一回)

(15)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

(16) “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第七十九回)

作为度量情感浓度的“深”,作用于奴仆阶层,却常见为负面的情绪色彩,其中关于婆子们“深恨”与“深恐”便有 8 条语料。这不仅是对个人恩怨的直观反映,更是其认知层次与思维方式局限性的体现,映射出封建社会中底层女性面临的认知“浅”境。而在贾府的官场交往与家族内部事务中,“深恶”成为一种强烈的情感表达,与权力斗争、家族兴衰、社会阶层变动紧密相连,它不仅揭示了个人对特定事物或人的厌恶态度,更映射出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冲突。这些情感中的“深”共同构成了《红楼梦》中官场与

社会生活图景，展现了作者对时代弊病的洞察与批判。

4.4.3. 内容难易程度

与王金安等(2021)将头脑看成容器的观点一致，人的头脑是人类进行知识理解的主要场所，以“可容纳”特性隐喻理解深度，展现了隐喻性思维在认知中的作用，实现了物理至认知域的转换。这也体现了始源域的“非易到达性”，能够衡量诸如知识、哲理、问题等内容的难易程度，具有一定的深度，需要进一步思考或者研究，才能触碰到实质。反之，则是人们容易理解或者做到，认知基础的门槛较低，不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

《红楼梦》中这类隐喻共 61 条，“深”共有 51 条语料，体现出隐含之意的玄妙莫测，以及高语境文化的揣度之趣，如例句(17)。“浅”在这里，则为见识少，学识不精，没有内涵，共有 10 条，如例句(18)，主要是传统社交语境中说话者的自谦用语。

(17)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 (第二回)

(18) “晚生粗鄙下士，本来见识浅陋，昨因冯大爷示知，大人第谦恭下士，又承呼唤，敢不奉命。” (第十回)

其中“深知”作为人物间相互理解的一种深层次表现，共有 37 条语料之多，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人物关系，并为解读贾府的权力结构和复杂人际网络提供了独特视角。

宝玉对黛玉的“深知”，是灵魂层面的共鸣与理解，如例句(19)体现了宝玉对黛玉性格的细致体察，是二人知己之恋的认知基础；宝钗对贾母的“深知”，是处世智慧的体现，例句(20)展现了宝钗察言观色、周全妥帖的性格，也侧面反映了封建家族中晚辈对长辈的迎合与依附关系；例句(21)中袭人对宝玉的“深知”，体现了首席丫鬟的身份自觉与行事分寸，因而能够巧妙地处理与宝玉相关的各种复杂情况；例句(22)中贾蓉对凤姐的“深知”，是机智圆滑的他熟悉凤姐的精明、强势、虚伪及对权力的追求，折射出家族内部的利益纠葛。

(19) “宝玉素习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然尚不知近日黛玉、宝钗之事，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 (第四十九回)

(20) “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所喜者说了出来。” (第二十二回)

(21) “袭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他事来解释。” (第二十二回)

(22) “贾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 (第六十八回)

不同层次的“深知”，共同构建了《红楼梦》立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串联起爱情、亲情、主仆情、利益关系等情感，具有以简驭繁的叙事功能。这也补充了现有研究对“深”认知隐喻功能的讨论，证明空间隐喻不仅是语义现象，更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工具。

5. 结语

本文以《红楼梦》为语料，系统梳理了“深”“浅”的基本义与隐喻，并结合文本分析了其叙事功能，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认知普遍性与近代汉语特征并存。《红楼梦》中“深”“浅”向时间、浓度、社会关系、程度四大域的投射路径，与朱莉华、王红娟等学者对现代汉语“深”的多义系统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体现了汉语空间隐喻的稳定性；同时部分搭配习惯、用例频次的差异，也为“深”“浅”语义的历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近代汉语语料佐证。

第二，不对称性贯穿语义与文化两层。“深”“浅”的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使用频次、义项范围等语言层面，也体现在情感褒贬的文化心理层面。“深”作为无标记项的绝对优势，本质上是人类空间认知

规律与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 空间隐喻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深”“浅”并非单纯的语义单位, 而是深度参与了《红楼梦》的叙事建构。它既可以烘托氛围、暗示人物心境, 也可以承载阶层批判的主题, 还可以通过“深知”等表达精准塑造人物性格、构建复杂人际网络。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 如仅聚焦“深”“浅”一组空间维度词, 尚未构建《红楼梦》完整的空间隐喻体系。未来研究可从多个方向推进, 就研究对象而言, 未来研究可围绕“高”“低”“长”“短”“宽”“窄”等其他空间维度词, 考察它们在《红楼梦》中的隐喻域与叙事功能; 就对比语料而言, 可以结合明清其他白话小说开展历时对比, 梳理空间隐喻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方式; 就研究视角而言, 可以从翻译角度对比不同英译本对空间隐喻的翻译策略, 探讨认知差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语言与认知关系的考察[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3): 64-68.
- [2] 蓝纯.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解读唐诗宋词[J]. 外国语文, 2011, 27(1): 39-43.
- [3]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1038.
- [4]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任永军. 现代汉语空间维度词语义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00.
- [6] 张志军, 孙敏庆. 俄汉语“深/浅”空间维度隐喻认知对比分析[J]. 中国俄语教学, 2009, 28(3): 44-48.
- [7] 刘晓宇, 刘永兵. 英汉“深/浅”空间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差异性[J]. 现代外语, 2020, 43(6): 743-755.
- [8] 朱莉华. 汉语空间维度形容词“深”的多义性考察[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6): 191-194.
- [9] 石慧敏. 量度义双音复合词“深浅”的语义演变及语用动因[J]. 当代修辞学, 2016(3): 87-94.
- [10] 王金安, 欧阳云静.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方位隐喻对比翻译研究——以《红楼梦》中的“深”隐喻为例[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9(4): 141-149.
- [11] 王红娟. 空间维度词“深、浅”的认知诠释[J]. 科技信息, 2006(S4): 159.